

# 美、毛接近與三角關係

尹慶耀

七月十六日，華盛頓和北平同時宣布，尼克森將於明年五月以前應周恩來之邀去訪問毛共。這一消息，使得很多國家的很多人士，都感到震驚。

美國和毛共的勾搭，本已是衆所週知的事實。而且，去年十二月毛澤東就透過史諾之口，歡迎尼克森往訪。今年一月以還，尼克森也一再表示願在有生之年，前往中國大陸一行。因之，華盛頓和北平的宣布，本不值得驚奇。不過人們的震驚，却另有理由在。

一九五九年，美國參衆兩院倡議，經艾森豪總統簽署，指定每年七月份的第三週爲被奴役國家週，目標在支援被奴役國家及其人民爭取自由，獲得真正的解放。今年七月十三日尼克森發表一九七一年被奴役國家週文告，強調美國立國以來，就保持着對人類自由原則的誠信。他還表示了解和同情世界各地被壓迫人民爲了實現不可剝奪的自由權利所作的一切努力。誰知，在這個文告發表的前夕——七月九日至十一日，他的顧問季辛吉却悄悄潛往北平，和周恩來安排尼克森去到中國大陸，和用槍桿子逼着七億五千萬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當奴工，逼得大量青年冒死泅水逃亡（註一）的毛共頭目促膝談心。那不是同情追求自由者，倒是鼓勵剝奪自由的獨裁者。這難道不值得震驚嗎？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日，毛共和北韓簽訂了友好互助合作條約，到今年恰好是十週年。雙方擴大慶祝，并派代表團互訪。「人民日報」以「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堅強同盟」爲題發表社論。毛共和北韓頭目在紀念活動講話中，強調那個條約是雙方在反對共同敵人的長期鬥爭中用鮮血凝成的革命團結和戰鬥友誼的結晶，而所謂共同敵人就是美國和日本。誰知，就在這個紀念行

事進行過程中，毛共却在和共同敵人的美帝暗地勾搭，周恩來邀請敵人的元首往訪，而尼克森則欣然接受（註二）。這難道不值得震驚嗎？

儘管尼克森屢次在演說中，明示或暗示美國時代已成過去，它不能再以自由世界的領導者自居。但在世人心目中，美國畢竟還是自由世界中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大國。尼克森作爲這樣一個大國的元首，却接受一個沒有元首的政權，由偽國務院總理出面的邀請。這難道不值得震驚嗎？

毛共不斷抨擊超級大國「要超人一等，從實力地位出發，騎在別人頭上稱王稱霸」。聲言自己「堅決同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站在一個行列。……任何時候都不做超級大國，現在不做，將來也永遠不做」（註三）。然而，尼克森就是第一號超級大國的元首，毛共不避妄想圖身超大大之林，分享強權政治殘羹之嫌，竟邀請尼克森到中國大陸訪問。這難道不值得震驚嗎？

所謂震驚，其實只是對這一個不尋常的消息（指尼克森應允訪平）的初步反應。稍加尋思，就會發現未來的事態發展，并不像某些人所設想的那樣簡單，季辛吉自己不就說過，這件事搞得不好，會弄巧反拙嗎？

## 二

某些日本報紙，開始用新時代、新共存等等字樣，來形容美毛關係。這實在顯得輕率，沒有耐心，喜歡標「新」立異。事實上，美國不能放棄民主傳統，不能放棄對自由盟邦的承諾，尼克森也未曾放棄反共立場；毛共堅持無產階級（共黨）專政，堅持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堅持要做國際反美統一戰線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註四）。雙方的表面接近，實在是爲形勢所迫，不得已的權術運用。

先說對內關係。

今年元旦，毛共「兩報一刊」聯合社論，提出要迎接「中國共產黨誕生五十週年」，「迎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可是，僞「人代會」的召開，固然遙遙無期，就是建黨五十週年的紀念也冷冷落落。從一九六八年就高喊整黨建黨，到現在二十九個省、區，只建立了廿五個黨委會，縣級以下更不在話下，以如此殘破局面來迎接建黨五十週年，實係一大自我諷刺，更何況已建立的黨委會，仍然包藏著衆多矛盾。七月一日「兩報一刊」的紀念專文，不曾鼓吹任何建黨的成績，只在強調：「一個政黨的成功或失敗，決定於路線是否正確」。全文都在宣傳毛澤東路線的正確，離開那個路線就會失敗。事實上反映出那條路線迄今未被完全接受，或仍舊把握不牢。在經過了五年多的文化大革命之後，專文中仍在引述毛澤東的話說：「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看來，幾年的流血鬥爭，并未給毛林帶來安全感。假如沒有槍桿子的「三支兩軍」，目前這個局面究竟能夠維持多久，不是一個極大的疑問嗎？正由於內政上的一籌莫展，毛共就急於在國際姑息氣瀰漫中，依靠外交上的進展，來穩定其對內的統治。繼加拿大的杜魯道政權之後，又已有幾個國家和毛共建交，這給毛林臉上增添了一些光彩。如果尼克森親赴北平，更無異為毛林撐腰。那是毛林所需要的。

尼克森在內政上也無表現，通貨膨脹問題、失業問題、犯罪問題……：都不曾有好的解決辦法。如果像郭沫若所說，尼克森想競選連任，以便獲得於一九七六年七月主持美國開國二百週年慶典的榮譽（註五），他就必須在外交上有所表現。在這方面，他迎合了姑息主義的暗流，和北平進一步勾搭，想藉此在國內多獲得一些選票。

不過，我們很難想像毛共樂於幫忙尼克森競選，而尼克森也未必喜歡毛林政權，雙方更無力為對方解除其內部困難。而且，即使尼克森無心挑起毛共內部的紛爭，但毛共必然有意製造美國內部的分化。

毛共的反美教育是極為徹底的。從小學的課本起，就灌輸反美意識。一九七〇年日本社會黨由成田知已率領的代表團訪問毛共，其國民運動局長伊藤在平會攝得某小學學生，在毛像前表演「打倒美帝」武裝劇的照片。對於各級幹部思想立場的考核，更把「反美不反美，是革命不革命的標誌」。而

今，毛共竟然要把一向被它稱為「戰爭瘟神」的尼克森請到北平，是會使大陸人民及衆多毛幹，大惑不解的。

不錯，當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毛共決定於翌年與美國恢復華沙會談時，立即通令其黨員、幹部，學習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澤東「關於重慶談判一文，那裏面要毛共黨員了解談判也是「針鋒相對」的鬥爭，「要準備走曲折的路」（註六）。今年一月三日偽國務院發出的「當前國內外形勢及我們的政治任務的指示」中說：「我國歡迎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但這并不意味着我們放鬆了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戒備」。可是，一般人的頭腦沒有毛共策略轉變得快。他們剛剛奉命打倒主張「三和一少」（註七）的劉少奇，怎麼能瞭解和美帝勾搭的毛澤東呢？

雖然尼克森就任總統以來，就力謀和毛共接近，但就美國政府的政策而言，其轉變的速度太快，幅度也太大了。正如同「美聯社」華盛頓七月十六日電所稱：「驚訝、迷惑、震驚」是民主黨、共和黨、自由派與保守派各人士及潛在的對手，用以描述尼克森總統計劃訪問北平的若干字眼。尼克森明知毛共「不斷向其人民及世界各國表示其要把我們（美國）視同魔鬼的決心」（註八）。在尼克森發表計劃訪問毛共聲明前的三個星期，聯邦調查局長胡佛還在參院撥款委員會說：北平當局視美國為「第一號敵人」（註九）。美國的姑息主義份子或許會歡迎尼克森的決定，但有識之士對此頗表憂慮，而沉默的大眾，對於美國總統離開反共的前線，去到赤色的魔窟，也很難瞭解其真意。

華盛頓和北平喜歡玩弄權術，但對各自內部的說服工作，并不十分容易。

### 三

再說對外關係。

進入一九六〇年代，毛俄衝突就已公開化，而且邊境衝突也時有所聞。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共對內點燃文革的信號，對外宣稱：「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是不打不倒的，現代修正主義也是不鬥不垮的」（註一〇）。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夜，蘇俄等五國軍隊侵入捷克，使毛共極為震驚，也初次感到蘇俄軍事壓力的沈重。於是，它採取了下述的步驟：

同月廿三日，「人民日報」斥蘇俄為社會帝國主義。當日晚，周恩來在羅

馬尼亞駐平使館宣稱支持羅馬尼亞抵抗外來侵略。九月十七日毛、林、周致電阿共，支持其正式退出華沙公約，電文中宣稱：「一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時期已經開始」。十月一日毛共駐捷使館邀請南斯拉夫駐捷克人員參加偽「慶」活動。十一月二十五日毛共駐波蘭代辦陳東，復函美國駐波大使，同意於一九六九年二月廿日恢復美毛華沙會談（後因廖和叔事件中止舉行）。阿爾巴尼亞是毛共的忠實夥伴，羅馬尼亞標榜獨立路線但并不親毛，南斯拉夫是最先被毛共斥為現代修正主義的，美帝則是毛共的死敵。從右述種種舉措看來，毛共已決心在原則上堅持，在策略上則將靈活運用，爭取對己有利的態勢。

一九六九年三月初，珍寶島事件爆發，那是毛俄間一場真正的軍事衝突。毛共一方面指蘇俄為新沙皇，內心裏對蘇俄的威脅則大感恐懼。同年四月毛共九大大會，在黨章裏確立了三反路線（註一一）。林彪在政治報告中，聲言支持各地的「革命」，以革命制止戰爭。這顯示了毛共原則和立場的堅定。

三反路線，樹敵過多，不得不在策略上靈活運用。而文革期間，除了駐開羅的黃華外，毛共已將其四十幾個「大使」及幾百個駐外人員調回大陸參加文革，使其外交上自陷於孤立，不利於毛共的對外鬥爭。九大後乃陸續恢復外派使節，同年七月，着手與一度疏遠的北韓改善關係。十月廿日俄毛在北平開始邊界談判，一九七〇年一月廿日，美毛恢復舉行一三五次華沙會談。這顯示了毛共鬥爭策略的靈活，但它不會拿原則來作交易。共產黨不是西方的民主政黨，黨章上規定的政策路線不能輕易改變，更何況九大黨章根本就是毛澤東的黨章呢！

在美國，自從尼克森總統於一九六九年年上台，就高調對抗時代結束，談判時代到來。這種觀念也自有其事實的背景。自一九六二年古巴事件以來，蘇俄於發展現代武器的同時，又大力發展遠洋的海軍。現代蘇俄已經有了一支攻勢海軍，使美英海權受到挑戰，北約安全受到威脅，其核子武力將與美國不相上下；第二次大戰時受創的國家業已恢復，歐洲的西德、亞洲的日本，經濟力量發展迅速；自由世界對共黨的政策，由圍堵而搭橋，而東西緩和，思想界線、反共意識都逐漸模糊。這或許正是尼克森談判時代構想的由來。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八日尼克森向國會提出外交咨文，題為「一九七〇年代的美國外交政策——和平的新戰略」。就在此前後，西方報刊大談其超級大國及三角關係。大意是說，美俄兩個超級大國間的武器發展，已形成恐怖平衡。毛俄鬥爭促成共產集團的分裂，而若干民主國家的茁壯，也使美國漸減其影響力，兩個超級大國已不能單獨決定國際事務，所謂多元外交論乃應運而生。此外，有人把毛共也拉進超大之林，大唱其三角關係，似乎國際事務的處理，不能缺掉任何一角。這樣無端提高了毛共的地位，大有利於其統戰外交的推行。

美國認為蘇俄對它的威脅遠較毛共為高，換句話說，蘇俄是美國的第一號敵人。不過，有人說美國在武力上感受蘇俄的威脅，在經濟上却感受日本的威脅。若果此說不爽，那末美國和毛共接近，想把毛共拉進國際社會，就是在均勢外交觀念下，拉攏毛共來牽制蘇俄和日本。而毛共儘管只是策略運用，但在兵兵外交之後，又繼之以邀請尼克森訪問，其主要目的還不是為了牽制蘇俄，和分化美日的關係。

#### 四

從一九六九年以降，美、毛、俄都在調整自己的敵友關係。

一九六九年七、八月間，尼克森訪問亞洲國家及羅馬尼亞，時間是在三個月間的珍寶島事件、四月間毛共九大確定反俄路線、六月間莫斯科世共會議排擊毛共（羅共反對）之後。那是一項攻勢姿態。十一月間與佐藤協議一九七二年歸還沖繩行政權，也是其均勢外交（使日本牽制毛俄）的一種手法。不過，在東西緩和聲中，西德實行了東向政策，和東歐國家進行交往，和蘇俄於一九七〇年八月達成德俄條約的協議，這個尚未批准的草約，究竟對何方有利，這裏姑置不論，但未必盡如美國之意。一九六九年七月尼克森關島聲明以來，美國的新亞洲政策雖有其積極的一面，但這個政策尤其是越戰越南化政策的執行，由於美國國內姑息主義的影響，處處表現着撤退、擺脫的色彩，難免有損亞洲盟邦對美國的信心。「沖繩歸還」後日本是否有意接替美國在亞洲的任務，尚有疑問，而美日之間經濟方面的糾葛也尚未解決。

在多元外交的論調下，不少國家要自謀出路。加以社會黨政權的影響等等，自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三日加拿大承認毛共以來，又有幾個歐洲和亞、非

、拉國家與毛共建交，包括美國臥榻之旁的智利在內，這難道會對美國有利？

尼克森的談判時代，意味着大國間的對話，使中、小的不結盟國家失去其「橋樑」作用、發言地位以及向兩大陣營雙方獲取經濟利益的便利。這是一九七〇年九月盧沙卡不結盟國家會議中，反帝、反大國情緒高漲的主要原因，也是毛共可以挑撥利用的大好形勢。

蘇俄武裝侵捷及此後布里茲涅夫主義（即「有限主權論」）的提出，使蘇俄在宣傳上處於不利。但東歐的「自由化」運動已被暫時壓服，華沙公約已有常設聯軍，並且不斷舉行聯合演習。由於蘇俄駐軍捷克，使得它在東歐的兵力也較前增加。一九七〇年五月六日俄捷簽訂友好新約，將布里茲涅夫主義納入其中。七月七日俄羅友好新約，羅雖拒絕了布里茲涅夫主義，但此約簽訂，亦可緩和俄羅間的矛盾。同時，「經互會」也於同月成立「國際投資銀行」，使「經濟一體化」更向前推進一步。羅馬尼亞當時未曾參加，後經折衝終於加入。雖然蘇俄對巴爾幹半島暫難控制，但與西歐的關係，則已表面緩和。這於它對美毛鬥爭方面是有利的。

毛共與東歐（包括南斯拉夫）各國已普遍恢復「大使」級關係並加強貿易。今年六月邀請羅共總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齊奧塞斯庫及南斯拉夫外長米爾科·特帕瓦茨各率代表團訪問大陸，這會增強巴爾幹對蘇俄的敵意，以及毛共對蘇俄鬥爭的聲勢。在亞洲共產勢力中，目前似乎是毛共較佔優勢。一九七〇年四月周恩來訪問北韓，同月底他跑到中國邊境某地去對中南半島「三國四方」的最高人民會議與以鼓勵，赤色統一戰線就以北平為中心而組成。五月一日美越聯軍入柬作戰後，毛共支持施亞努在北平成立流亡政權，此後並把他當作聯合中、小國家組織反帝統一戰線的傀儡。但是，由於組成份子的關係，亞洲的赤色統一戰線，只能在客觀上冷落蘇俄，却不能直接提出反俄的口號。這個統一戰線，是以反美反日為中心任務。在東南亞是反美重於反日，在東北亞則反日尤重於反美。它們希望把美國勢力逐出亞洲，却嚴防日本的經濟或政治力量來填補真空，妨礙赤色勢力的擴張。何況，日本也是亞洲唯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就是共黨要予以埋葬的目標。

蘇俄不會放棄亞洲的赤色勢力，它甚至想填補英美勢力撤退後在亞洲自由國家所留下的真空。一九六九年六月布里茲涅夫提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

口號，就是此一企圖的具體表現。蘇俄早已和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建立了外交或貿易關係。它對互相衝突的印巴雙方都提供援助。最近傳說蘇俄準備與馬來西亞政府及民間創辦合營企業，將利益歸諸馬來西亞。蘇俄還準備對印尼提供其所需的機器設備和部分品，而後者可以其多餘的天然膠和咖啡等償還（註一二）。蘇俄的步驟雖積極，但亞洲國家對之存有戒心，其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構想，並無顯著進展。毛共一方面毫不隱諱地支持亞洲共黨奪槍奪權，一方面却歡迎菲律賓、馬來西亞貿易界和言論界的代表團往訪，甚至對泰國也伸出誘惑之手。泰、馬總理對於毛共保持着高度警覺，但毛共仍然決定派團於八月訪問馬來西亞。

毛俄在亞洲的措施，無疑是相互鬥爭的一種方式，但那同時也是對美、日和其他西方勢力的一項鬥爭（註一三），和共產擴張的必然步驟。亞洲國家對此瞭如指掌，如果不是美國的舉措使它們過於失望，它們決不會墜入共黨的圈套。美國前白宮特別顧問羅斯陶公開警告說：美國不可放棄亞洲（註一四）。確實可稱之為語重心長。

在中東，蘇俄的支持阿聯，毛共的聲援巴游，遠比美國在此一地區的立場和態度鮮明得多。在拉丁美洲，毛俄均鼓動左翼勢力反美，但蘇俄的影響力要高過毛共。對中、小國家而言，毛共似乎比較美俄都更容易接近。這不僅因為毛共在宣傳上把美帝和社帝視為一丘之貉，而亞、非、拉中小國家本身的反西方、反大國情緒，也為毛共幫了不少忙。毛共實際上利用西方的超大論和三角論，指責超級大國在國際間實行強權政治，抨擊三角論為「混水摸魚」（註一五）。一方面表示和美俄劃清界限，一方面聲言「許多的中、小國家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這兩個超級大國的強權政治，已成爲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註一六）。毛共要聯合中小，從一角反對另兩角。在世界上的冷戰和熱戰地區固然是如此，毛共還想把此一鬥爭帶進世界組織的聯合國內，因此它一方面希望早日混進聯合國，一方面却仍抨擊聯合國是美俄進行骯髒的政治交易的場所（註一七）。

## 五

尼克森將訪毛共的消息，於今年七月發表，毛共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問題上，可能獲得一些好處。尼克森的行程要到明年五月前，毛共捏造任何一



個理由都可以阻止他前往。而且，即使他真能前往北平，也還有若干微妙的問題不容易解決。譬如說，屆時第四屆偽「人代」如果還沒召開，毛共就仍然沒有元首，對尼克森迎送都將由偽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出面，如果偽「人代」已經召開，而偽憲法又已照毛澤東的修改草案通過，則迎送尼克森或將由偽「人代」常務委員會主任（或仍由偽總理）擔任。尼克森北平之行要是見不到毛澤東，可能會被某些人認為「美」中不足，如果尼克森還需要一道手續而不能以對等地位會見毛澤東，又豈能認為「美」中已足？這些遙遠的事情，可以暫時不談，但雙方當前的利害又如何呢？

前面說過，尼克森此舉在國內就有不少人反對，甚至共和黨的眾議員施密茲，也指其為「向國際共產主義投降的自殺政策」（註一八）。毛共的對內教育如不生效，難免會加深其派系鬥爭。

尼克森擬議中的北平之行，引起眾多盟邦的反對，日本的佐藤首相率直地表示他的不滿，堅決地拒絕走親毛路線（註一九）。西德朝野則反應冷淡，認為尼克森和北平搞關係「正常化」，花費的代價也許非常高昂。有些觀察家則指為一樁大胆的冒險（註二〇）。現今，尼克森政府正忙於向盟國解釋和提出保證，或許他已感覺到困難會紛至沓來。

毛共和美國不同，它一方面向美國露齒微笑，一方面却仍不斷對美惡毒叫罵。可是如前所述，周恩來和季辛吉進行二十小時的祕密會談，正是毛共和北韓慶祝締約十週年高呼反美反日的當時，如果北韓事先未獲通知，它會滿意嗎？北韓標榜獨立路線，今年六月九日至十五日齊奧塞斯庫訪問北韓，雙方公報中強調共產主義運動不需要一個國際中心。它不願受蘇俄的支配，又豈肯對毛共一邊倒？在毛共和北韓慶祝締約之前，蘇俄副總理馬祖洛夫也會跑到平壤，去參加慶祝蘇俄北韓友好條約簽訂十週年紀念。北韓的向背，本來就在兩可之間啊！

北越一直依靠毛共的軍經援助，但它在毛俄之間却也一直在維持着中立立場。今年三月底，北越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笋赴俄參加俄共廿四次大會，一口氣停留了四十四天，當時就引起了衆多猜疑。尼克森應邀將訪北平消息傳出後，北越「人民報」即於七月十九日發表社論，指責尼克森主義是在大國之間互相妥協，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小國頭上。聲言現今是各民族站立起來的時代，是小國可以打敗大國侵略的時代，大國欺負小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

復返了。這篇社論中最觸目的，是抨擊尼克森主義是企圖分裂社會主義陣營，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培植反革命勢力。廿日「人民報」社論，聲言「獨立自主路線是爭取勝利的最重要的根源，越南的命運應由越南人自己決定」。同一天，「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解放電台」在廣播評論中說：如果尼克森幻想利用一個大國的力量來威脅一個小國，他真是愚蠢已極。二十二日「人民報」又以「各民族的第一號敵人——美帝國主義」為題發表社論，內容仍然是三大重點，即猛烈抨擊尼克森主義，指責大國間的妥協，表明它自己要戰鬥到底（註二一）。

假如北越共黨尚且對美毛接近保持着警惕，那些不了解共黨鬥爭策略的中小國家，會對毛共死心塌地的信而不疑嗎？

美毛接近的最大目的或許是牽制蘇俄，然而蘇俄十分深沉，並不急於反應。不過，人們也知道，在俄共廿四次大會，以及此後舉行的保共、捷共、東德共黨大會中，不難看出蘇俄決不放棄對毛共的鬥爭。不過，匈共報紙指尼克森訪平會徒增世界紛擾，保共報紙則指責毛共與帝國主義勾結，捷共報紙指為企圖分化反帝力量，只有羅共報紙表示歡迎。蘇俄的「新時代」雜誌，先指毛共為「身披羊皮的惡狼，其外交政策包含對世界和平的威脅」。直到七月廿五日，俄共「真理報」才對此事加以評論說：「用不着說，任何想以北平和華盛頓間的接觸來對蘇俄或社會主義國家施加壓力都將沒有用」。並且指出：「在蘇俄，沒有一人對中共和美國的接觸感到緊張」（註二二）。據傳，尼克森訪毛共之前或以後，將往莫斯科一行，那是否將兩面不討好呢？看來，華盛頓確乎比莫斯科還緊張些。

毛俄之間的矛盾是無法緩和的，但它們既要實行共產主義，就都要以埋葬美國為第一目標。蘇俄並不準備用核子武器來奪取世界，它擴充本身的軍事力量，增強自己的戰略地位，同時運用對外援助、外交攻勢，來爭取夥伴、煽動革命，就可以逐漸侵蝕自由世界的陣地。毛共處境遠較蘇俄困難，它既無力與美俄從事核戰爭，又無力在援外方面與美俄競爭。它目前要：一、挑撥美俄的衝突；二、從敵人內部分化敵人；三、從敵人外部包圍敵人；四、藉敵人的力量打擊敵人。

共黨的鬥爭策略，是以政治鬥爭為主，毛共之間的鬥爭亦復如是。美國因感受蘇俄軍事力量的威脅，而意圖牽毛制俄，但毛俄之間如果沒有一場大

規模的戰爭（這至少在短期內是不可能的），就不能消耗並削弱蘇俄的軍事力量。就算蘇俄爲了美毛接近，願意在限制戰略武器方面與美國達成協議，而問題所在不是條約能否簽訂，而在於條約本身是否有利或有效。

過去，美國和蘇俄若干年的「和平共存」，美國不會得到什麼。現在，尼克森又想和北平「和平共處」，美國又能得到什麼呢？「紐約時報」曾經指出：「中共不可能成爲美國的一個溫和而良好的友人，更不可能幫同美國在亞洲創建一個和平、安定和經濟進步的新時代」。該報認爲，毛共一旦成爲聯合國的一員，它必然千方百計地組成它本身的反西方集團，並且利用聯合國作爲攻擊美國的講壇（註二三）。

過去，毛共把建立國際反美統一戰線，看作是極爲重要的戰略思想，它靠這個口號贏得若干中、小國家的支持，而今毛共却把美帝的總統請到北平，那個口號還叫得響亮而不受人懷疑嗎？但除了此一口號，毛共又有什麼鬥爭的資本呢？

過去，毛共指責美俄勾結，兩個超級大國聯合主宰世界命運，確使蘇俄受害不少。而今，毛共要和美帝握手，蘇俄能不在宣傳上譴責毛共背叛社會主義陣營，爲帝國主義服務嗎？在行動上蘇俄能不設法反擊嗎？

某些人士認爲尼克森訪問北平，將是一個新的緩和局面的開始，我們的看法却剛剛相反。美國姑息手法，毛共的笑臉攻勢，到此業已登峯造極。過去的裝腔作勢、扭捏作態，現今業已圖窮七見。我們不相信任何一方已經放棄自己的立場，準備無條件投降，那末彼此就只有真刀真槍，短兵相接了。假如美毛接近的基本動機就在對付第三者，那第三者難道就肯坐以待斃嗎？因此我們認爲，尼克森宣佈將訪北平，乃是一個新的緊張局面、一場新的激烈鬥爭的開始，其前途將充滿着觸目的荆棘和暗藏的陷阱。

註一：香港警方統計，一九七一年一至六月泗水逃抵香港的大陸青年達六千餘人。

註二：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新華社」發表之公告稱：「尼克松總統愉快接受了這一邀請」。

註三：同年一月一日毛共「兩報一刊」社論。

註四：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與「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稱毛澤東提出建立「國際反美

統一戰線」的口號，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關於世界革命的一個極爲重要的「戰略思想」。此後，毛共一切政策性文件中，及其實際對外活動，均以組織並領導「國際反美統一戰線」爲第一要務。

註五：一九七一年七月八日「朝日新聞」載本多、古川兩特派員「郭沫若會見記」。

註六：「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一五五—一一六四頁。

註七：「三和一少」爲對帝國主義、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要和平，對各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支援要少。

註八：一九七一年二月廿五日尼克森世局咨文。

註九：同年七月廿日「美聯社」華盛頓電。

註一〇：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爲文革的信號。翌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宣布了對外的三反。

註一一：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通過之「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明文記載：「打倒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打倒以蘇修叛徒爲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

註一二：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七日日本「每日新聞」：「蘇俄援助的新方式」。

註一三：在攻擊美國爲帝國主義和日本復活軍國主義這方面，毛俄是出奇的一致。

註一四：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二日合衆國際電。

註一五：見同年一月十一日香港「大公報」署名杜學文的「混水摸魚的『三角論』」。

註一六：同年元旦毛共「兩報一刊」社論。

註一七：從一九六五年一月印尼退出聯合國起，毛共即指聯合國是大國間（或直指美俄）骯髒的國際政治交易所。此一態度迄今未變。

註一八：一九七一年七月廿四日中央社華盛頓專電。

註一九：同月廿一日美聯社東京電，及廿三日亞新社東京電。

註二〇：同月廿日英文「日本時報」。

註二一：轉引自一九七一年七月廿日「日本經濟新聞」，廿一日日本「朝日新聞」每日新聞。

註二二：同年七月十六日合衆國際社布達佩斯電，十七日同社維也納電，廿日同社布拉格電，廿一日法新社維也納電，廿二日合衆國際社莫斯科電，廿五日同社莫斯科電。

註二三：同年七月廿二日「紐約時報」夏農所作專論：「勿因中共的姿態而狂喜」。